

等待更客观的自己

·姚 谦·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突发扰乱了今年春节。

网络社交媒体既是助长纷扰的原因,但也是提供真实消息最快的平台,只是纷扰与真理对比悬殊。每个人因为害怕而激发出来的反射动作相近也不一,愤怒、激动、怜悯等各自发展与发泄,这与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价值有关。看平常日子里的社交媒体大量流动两类内容,一是为了累积的数据的讯息,置入明确的目的而设计出的种种图文,各种宣传;另外则是集体发泄,以各种姿态裁剪转贴包装内心的不安,表达自己的存在。深刻原创的信息则是凤毛麟角。

我们都知道,比病毒传染力更快的是虚假信息,当不确定的时期来临,则集体地转向彼此安慰与集体发泄愤怒的短文,因为不确定许多借机裁剪与转贴的讯息里是否夹带了不可考的片面之词,这也是在疫情刚暴发时最让人沮丧的地方。我们必须更费劲地判断,筛选出少数有价值而真实的信息,在筛选之时,要如何预防自己被他人的主观情绪干扰、如何被刺激起不适度的同情心,又如何避免情感上的勒索,以及最重要的是预防自己随波逐流。

所有的客观思考,需要最大的能量就是耐心,匆忙地从网上或留言中抓取的安慰,转身依然是徒劳的空虚;安静的思考和理性搜寻相对有价值的意见需要耐性。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蔓延,造成了假期的延长和许多活动的削减,我就当它是一段耐性练习的时间,按捺自己上社交平台的动作,好回避掉“情绪病毒”;只定时阅读中立客观的频道对于疫情和疫情之外的世界报道,选择以多角度提供的客观数据为根据的说明,留给自己自行判断的信息,减少阅读纯属个人的短文说词。短文是网络文化消减人坚持深刻思考的利刃,应该给自己更多有目标的长文阅读。

阅读成了这几周居家避疫的主题,书本之外还包括网络上许多很好看的纪录片,无论是艺术、科学、时事。封闭式的思考有其创造性的动机,但也有可能容易落于偏颇,理性选择的阅读就是不要过于偏执依自己的喜恶阅读,这是要不停提醒自己的事。生而为人难免主观,“主观”类似于心理上的免疫系统,保护自己在可预见的安全范围里,但也可能陷入固执,开阔的阅读常常是避免主观思考的方法。

这是一个等待的时间,等待疫情过去,等待疫苗出现,等待更客观的自己。(摘自《新民周刊》2020年第6期)

曾经,上海到长崎的威尼斯号游轮,有个场面,至今想起还觉得有点意思。

有天中庭在宣传晚上的剧院演出,装扮成歌舞剧中人的男女站在小阳台上,分别代表金钱地位或爱情,我走过去时只见其中一男正向团团围着上下几层栏杆的众人大声发问:“现在,请你们回答我,爱情和面包,你们的选择是什么?”

一阵叽叽咕咕,人群中几个大胆喊:“面包——”

大家笑了,男人似感意外:“面包?你们这样现实的啊”,然后不断地问了几遍。似乎在反复的锤打下意志愈益坚定,最后,密匝匝人群众口一词理直气壮:“面——包——”

那几天我正在读一部小说《上流法则》,号称“媲美《了不起的盖茨比》”。

1966年10月某日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沃克·埃文斯20世纪30年代末在纽约地铁车站偷拍的人物肖像照首次展出,挽着丈夫手臂的凯蒂发现了一个“熟人”的两幅状态迥异的肖像,深受触动,陷入回忆。

人工愚蠢 的时代?

·吴冠军·

21世纪快走完了它的五分之一,我们手上和身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智能穿戴和使用设备,越来越多的产业与社会领域正在被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所“赋能”,媒体与自媒体则无止无尽地高速喷涌新概念、高速转换新焦点,但在这些表面变化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发生在人们身上。

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人们的知识却正在被剥夺。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甚至用“人工愚蠢”来形容当代社会。大学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学生无精打采,只因抖音刷到凌晨5点;网上的大V公开声称不再需要“费力”学习外语,只因“搞一支专业翻译团队就搞定了”;公路上的司机们会眼睁睁把车开进河里,只因GPS说继续保持直行……在全球层面上,一方面人们普遍在抱怨环境的糟糕、空气的污染,另一方面却肆意制造碳排放、无视垃圾分类,认为自己那一点“熵增”无足轻重。

渠道为王 还是内容为王

袁枚在《随园诗话》里亮出一个观点。有个冬烘先生执教南京,对弟子说,“写诗必须向韩愈、苏轼这样的大家学习,如果读了温庭筠、李商隐的作品,便终生陷入末流。”袁枚对此不苟同,他认为像温庭筠、李商隐这样的人是真才子,甚至才力还在韩、苏之上。理由是“韩、苏官皆尚书,侍郎,力足以传其身之后名。温、李皆末僚贱职,无门生故吏为之推挽,公然名传至今,非其力量尚在韩、苏之上乎?”

袁枚无意中碰到一个传播学话题:“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

过去阅读古诗文,有个总观感,就是大官写好诗,高官出雄

文。为何?以袁枚的视角来看,一是,在古代最好的平台和渠道是官场,官越大影响越大,居高声自远。二是,“门生故吏”是“水军”,推广起来不遗余力,想不要超大“点击量”都难。因此,官员一出手,一般都是“爆款”。

“渠道派”有其传播生态,“内容派”的传播逻辑是什么?非大官而“名传至今”者,比比皆是。李杜出仙人圣,是内容的“君王”,但以官阶而论,他俩“皆末僚贱职”;李白任个虚职,估计连薪水都困难;杜甫是个科员,一生潦倒。论平台和渠道,他们先天不足。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又都是“硬通货”。

“傍大款”是屡试不爽的方

略,李白曾受唐玄宗召见,虽然最后被炒了鱿鱼,但这段经历应该让他增价不少。“渠道派”天天和皇帝在一起,不会拿皇帝给自己做广告。相反,“内容派”难得一见皇帝,倒是不断拿皇帝来制造传播热点。这方面柳永是高手。柳三变很可能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着,但是,他却天天叫着嚷着到青楼“奉旨填词”,虽然佳作迭出,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最大的可能是“行为艺术”,带有炒作的成分。要不然,怎么会达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点击率?

不论是“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才是天字第一号的东西。(摘自2月17日《深圳商报》)

有两位富家子男友,其中踏实的华莱士投身支援西班牙共和军的国际纵队并死在战场,聪明会玩的迪奇明白凯蒂还爱着廷克后默默离去;廷克的哥哥汉克烧掉自己的画去做了一个普通军士;凯蒂则几次拒绝诱惑,凭个人努力在喜欢的杂志出版事业向上提升。至于廷克,心中尚未熄灭的“良知”圣火和对凯蒂的爱,让他抛弃所有成了一名码头工人,他依旧每天望见曼哈顿,却再也不需要“上流法则”。这个人物的结局,让人想起毛姆最好小说《刀锋》里的拉里。

每个人的选择都出乎意料,每个人的选择都很自尊。觥筹交错的浮华背后,文学硕士出身的银行家托尔斯,实现了和菲茨杰拉德相同的文学野心:刻画天真又复杂、纯洁又高尚的人性。契诃夫在无情解剖生活时有了“生活并无意义”的思考,但他仍然坚信,不寻找生活的意义,人无法生存。这是契诃夫的悖论,应该也是这本书的作者认同的悖论。“面包和爱情,你选哪样?”其实是个很天真的问题。生活实在比它复杂得多。(摘自3月21日《新民晚报》)

面包和爱情,你选哪样?

·余 云·

1938年的新年夜,格林威治小酒吧里,一对花样年华的闺蜜,薪水微薄的打字员凯蒂和秘书伊芙,一不小心就花掉了当晚的3美元酒精预算,一筹莫展打算就此收场时,高贵迷人的年轻银行家廷克·格雷穿着羊绒大衣出现了,他因寻找穷艺术家兄长汉克而踏进这家地下层二流酒吧。完美的邂逅,伊芙瞬间看上了廷克,凯蒂却明白廷克更钟爱自己。大萧条已近尾声,战争威胁尚远,此时的黄金之城气氛祥和,美酒和爵士乐令人陶醉,“三人行”来到最甜蜜阶段,廷克驾的车被撞翻,突如其来的灾祸重写一切。

真正的故事从这里开始。内疚的廷克让伤重的伊芙出院后搬进自己的优雅公寓养伤,顿成旁观者的凯蒂心情复杂。脸留疤痕一腿微瘸,与廷克同居的伊芙,最终听从内心出走洛杉矶。廷克找回凯蒂,他亲切体贴,风度翩翩,谈吐不凡,一切无懈可击,让凯蒂引为灵魂伴侣,直到她在一家中餐馆屏风后,

目睹廷克的“教母”安妮把手伸进他的大腿。

小说书名来自凯蒂在廷克书桌里发现的一本《社交及谈话礼仪守则》,这是乔治·华盛顿在青少年时期所撰,共有110条之多。凯蒂恍悟廷克的“上流魅力”:美屋豪车、精致衣着、浪漫假期、银行家身份,都是这个没落家族后裔用身体交易而来,即使与女友同居时也被“教母”随传随到,所谓上流礼仪,不过是他用来扮演家族显赫、名校毕业、华尔街投资高手的剧本。

对于“美国梦”,作者埃默·托尔斯与菲茨杰拉德有不同理解,不像后者那样慨叹“美国梦”在人们的贪欲中破灭,托尔斯在一个访谈中说,他心目中的“美国梦”根植于一种理想化的自我决定论,这种精神在当今美国仍然活跃。

这把钥匙,或许可以帮助读者明白他为何如此设计笔下人物的走向——因结识廷克闯进“上流”的凯蒂,

没有了生活知识怎么办?反思太麻烦,“算法”很简单。比如恋爱失败,无须痛定思痛,手撕“渣男”后直接再上婚恋APP,它会用比你更了解你的“算法”帮忙找出下一个更适合的对象……

第三种是“理论性知识”。哲学、数学、理论物理学等等纯理论知识也许并不“实用”,但一旦被剥夺之后,你的多角度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也就被截断了。从大学教育来看,这几年报考学习理论知识的学生越来越少,哲学系、数学系等院系几乎门可罗雀,罗到的那些也多半是无奈被调剂过来的。

工作上笨手笨脚,生活中蠢到只会撕,头脑内无智可用——人工智能时代人在全面变蠢。作为大学教师,上出包含知识洞见的课,写出能引人思考的分析性文章,就是抗拒“人工愚蠢”的微小但硬核的“负熵性”努力。

(摘自2019年4月19日光明日报客户端)

·月如钩·

略,李白曾受唐玄宗召见,虽然最后被炒了鱿鱼,但这段经历应该让他增价不少。“渠道派”天天和皇帝在一起,不会拿皇帝给自己做广告。相反,“内容派”难得一见皇帝,倒是不断拿皇帝来制造传播热点。这方面柳永是高手。柳三变很可能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着,但是,他却天天叫着嚷着到青楼“奉旨填词”,虽然佳作迭出,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最大的可能是“行为艺术”,带有炒作的成分。要不然,怎么会达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点击率?

不论是“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才是天字第一号的东西。(摘自2月17日《深圳商报》)

有两位富家子男友,其中踏实的华莱士投身支援西班牙共和军的国际纵队并死在战场,聪明会玩的迪奇明白凯蒂还爱着廷克后默默离去;廷克的哥哥汉克烧掉自己的画去做了一个普通军士;凯蒂则几次拒绝诱惑,凭个人努力在喜欢的杂志出版事业向上提升。至于廷克,心中尚未熄灭的“良知”圣火和对凯蒂的爱,让他抛弃所有成了一名码头工人,他依旧每天望见曼哈顿,却再也不需要“上流法则”。这个人物的结局,让人想起毛姆最好小说《刀锋》里的拉里。

每个人的选择都出乎意料,每个人的选择都很自尊。觥筹交错的浮华背后,文学硕士出身的银行家托尔斯,实现了和菲茨杰拉德相同的文学野心:刻画天真又复杂、纯洁又高尚的人性。契诃夫在无情解剖生活时有了“生活并无意义”的思考,但他仍然坚信,不寻找生活的意义,人无法生存。这是契诃夫的悖论,应该也是这本书的作者认同的悖论。“面包和爱情,你选哪样?”其实是个很天真的问题。生活实在比它复杂得多。(摘自3月21日《新民晚报》)